

国学经典导读

楚辞

潘啸龙 著



YZLI0890113806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国学经典导读

楚辞

潘啸龙 著



YZLI0890113806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楚辞 / 潘啸龙著.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1.1

(国学经典导读)

ISBN 978-7-5078-3317-1

I. ①楚… II. ①潘… III. ①古典诗歌-中国-战国
时代 ②楚辞-注释 IV. ①I2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33143号

楚辞

著 者	潘啸龙
责任编辑	刘 微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开 本	640 × 940 1/16
字 数	175 千字
印 张	14.5
版 次	2011 年 1 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317-1 / G · 1326
定 价	35.00 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自序

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早期，先后耸峙着两座高峰：一座是“诗经”，另一座便是“楚辞”。“诗经”居北，古朴苍茫，俯瞰着一泻奔腾的九曲黄河；“楚辞”居南，瑰丽雄肆，拔出于流贯南国的万里长江。“诗经”、“楚辞”，实际上代表着春秋战国时代高度发展的中国古代文明。其所孕育和影响着的，也不只是独标一帜的中国古诗艺术，而是整个华夏民族的精神及其风貌。

“楚辞”的含义有二：一是指继《诗经》的集体歌唱之后，在南方楚国发展起来的一种新体诗歌，它的创立者和继承者，便是以个人独立的创作，开辟了诗歌发展新纪元的伟大诗人屈原及其弟子宋玉。因为这种新体诗歌的杰出代表作，乃是“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的《离骚》，故后人又称其为“骚体诗”。二是指汉人刘向所编辑的以屈、宋辞作为主，兼及汉初拟骚之作的诗歌集，集子之名即为《楚辞》。

作为一种诗体形式，“楚辞”的滥觞大抵可追溯到传说中的舜禹时代。如《尸子》记载传为虞舜所作的《南风歌》，《尚书大传》所载《卿云歌》，以及《吕氏春秋》所记禹之妻涂山氏女《候人歌》等，即均有“托体兮猗”的特点。在《诗经》“十五国风”中，亦有不少诗章接近此体，如《召南·摽有梅》、《郑风·野有蔓草》、《魏风·伐檀》等。至于南方传唱的骚体民歌，如《沧浪歌》、《越人歌》

等，其出现亦在屈原以前。但是，这种诗体倘若不被伟大诗人屈原所采用和改造，并在《离骚》、《九歌》、《九章》等诗作中，放射万丈光芒，就不可能以其独特的形式拔耸于“诗三百篇”之外，成为“一代文学”之代表而雄步诗坛。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屈原视为“楚辞”的开山之祖，是理所当然的；汉代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张汤传”中，称屈宋之辞而冠之以“楚”字，也是完全正确的。

倘若单从诗体形式看，屈原创立的“楚辞”，主要在于打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句式，而代之以五、六言乃至七、八言的长句句式，并保留了咏唱中的叹声词“兮”。这就使“楚辞”的句式，于参差中见整饬，既富于“长以取妍”的声情，又扩展了它的涵容量。“楚辞”的体制，也突破了《诗经》以短章、复叠为主的局限，而发展为“有节无章”、波澜壮阔的长篇巨制。这就更适合表现繁复的社会生活内容，抒泄在较大时空跨度中经历的复杂情感。“楚辞”与音乐仍保持着较紧密的联系，所以在辞中时有“倡曰”、“少歌”、“重曰”的更弦发唱，结尾大多有“众音毕会”、“交错纷乱”的合奏所伴和的“乱曰”。

不过，倘若只将这些形式上的因素视为“楚辞”的特点，还未免是皮相之见。“楚辞”之所以称“楚”，最重要的乃在于它的声韵、情调、思致和精神风貌，带有鲜明的楚地特点。“楚辞”作家生活于江流清碧、翠嶂插天、“气象常并吴越”的南国。由于历史的原因，楚民族的发展较之于中原民族，还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这里原始的“巫风”尚未消歇，神怪思想还相当浓重；楚人的民族性格尚未受到北方“诗礼”文化的约束，而更多倾向于“情感型”的躁急、偏执和狂放不羁。同时，由于它在历史上长期遭受殷人、周人的歧视和排斥，多次遭到侵伐和伤害，只是靠了自身不屈不挠的奋斗，才赢得自立于南方的独立地位，故其宗土观念、民族自尊意识也特别强烈。另

一方面，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原的理性精神，在南北文化的交流、撞击和融合中，又强有力地影响和冲击着南方，并在这片土地上，造就了一批富于革新精神和开拓勇气的志士仁人。而屈原，正是在深厚肥沃的楚文化孕育下成长，并受到中原理性精神洗礼，而巍然屹立的贤哲兼伟大诗人。

所有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屈原的创作，并使他所创作的“楚辞”，带有了既与中原文化灵犀相通的精神气质，又在声情、风调、审美取向和思致等诸方面迥然有异的南方特色。“楚辞”多“书楚语，作楚声”，具有北方人所不易诵唱的“清切”音韵，此其一。“楚辞”的表现色彩，受到江南山水的濡染和“巫风”对色彩的神秘观念影响，而带有瑰奇、富艳的特征，此其二。由于神怪观念的流行和巫风那“神游天地”的习俗影响，“楚辞”的构思往往“上薄旻天，下极黄壤。山川磅礴，巫鬼绣错。鞭电驾螭，阴阳百出”（清人杨金声语），带有“凿空不经人道”的浪漫奇思。故鲁迅总结其特点为“其思甚幻”（《汉文学史纲要》），此其三。“楚辞”的作者，无论是屈原还是宋玉，都是具有进步思想的贤人志士，但又处在朝政昏乱、国家危亡关头，或遭放逐、或遭压抑，这又使“楚辞”的情感表现，几乎都带有深切的“忧患”感及强烈的不平和愤懑之情，“骚人之文，发愤之文也。雅多自贤，颇有狂态”（裴度《寄李翱书》）。其审美取向，大多不同于《诗经》的“温柔敦厚”和儒家的“中和”、婉曲，而表现为狂放、激烈和悲亢，此其四。可见，“楚辞”虽然是一种新的诗体，但总结其特点，则必须联系它的实际作品，对上述四点作综合考察，方能抓住它所区别于《诗经》的独特风貌。其中，最重要的，除了形式上的特点外，恰恰是表现色彩、浪漫奇思和忧愤、狂放诸特征。这些特征均与独特的楚文化背景和楚国的特定时代相联系，与屈、宋的遭际和情怀相交织而同时呈现。失去了这种联系，也

就没有了“楚辞”。这也正可解释，为什么“楚辞”的传播始于汉代，而其衰落也恰恰是在汉代。

至于“楚辞”的精神气质，则与它的创立者屈原一样，虽仍带有楚人特点，却又远远超越了楚巫文化的相对原始性，澎湃着中原的理性和民主精神。《离骚》所表现出来的对历史兴亡的理性思考，对从卑微者中不拘一格“举贤授能”的大胆主张；《天问》对四方神怪异说的追根问底，对“天命反侧，何罚何佑”的怀疑和抨击；以及《九章》所表现的注重法治，对“国富强以法立”美政的追求，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楚辞”所体现的理想，表面看来，似乎总与对古代圣王贤佐的颂扬和怀念联系在一起，似乎带有相当的“复古”色彩。但其中所贯穿的，却并非是对旧传统、旧制度的固守或维护，而恰恰是一种改革求变、愤怒冲决旧传统的历史进步要求。这只要看屈原对帝尧任用伯鲧治水，所提出的“何不课而行之”的责问；以及《惜往日》对楚王“背法度而心治”的批判；特别是《离骚》等一系列诗作，对旧贵族党人阻挠变革、“非俊疑杰”，顽固追求私利和维护既得利禄的激烈抨击，都能感受到屈原站在潮流前头，推动历史进步的鲜明立场。在这场斗争中，占优势的是不知革新图强的旧贵族势力。所以屈原诗作中，又表现出当时改革家所共有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深切苦闷和孤独感。

现在有些研究者，因为楚文化在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相对原始性，又因为屈原至死眷恋他的祖国，而不愿效战国策士的朝楚暮秦，便论定屈原依恋的是落后的文化传统，是站在历史变革对面为楚文化唱“挽歌”，他得到崇敬完全是由于道德、人格的感人，而非精神、理想的进步。这样的论断，尽管自以为突破了“政治性”的分析局限，注意了广阔的文化背景考察，其实却只是一种浮面的形相论断，并不符合事实。如果我们懂得“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

族文化”的原理（列宁语），懂得在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的撞击和影响中，南楚也迎来了理性觉醒的光辉日出，同时结合屈原作品，仔细辨别屈原继承的是楚文化中的哪些传统，又在什么意义上突破了自身的固有传统，而与中原的时代先驱站到了一起；那么，其结论应该正好相反：屈原之所以得到崇敬，恰在于他的理想之进步和斗争精神之伟大；唯其如此，与之相联系着的道德、人格，才能给人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崇高之美，而为后世无数志士仁人钦佩和赞扬。

“楚辞”对后世的影响，首先是屈原作品中所体现的伟大“屈原精神”。屈原那“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探求理想精神，那“宁正言不讳以危身”、“虽体解吾犹未变”的孤身抗恶精神，以及“伏清白以死直”的峻洁人格和眷恋故国、以身相殉的伟大爱国精神，两千年来始终感动着千百万人民，激励着无数志士奋斗前行。“屈原精神”实际上已融入我们的民族传统，并与近世的“鲁迅精神”先后辉映，而汇成了我们永远值得骄傲的“民族魂”。

“楚辞”的艺术成就也是光芒万丈的。屈原、宋玉以其独创性的诗作，在中国古诗抒情艺术上作出了巨大的开拓和创造。那超越时空的神奇想象，那铺张扬厉的宏伟体制，那瑰丽缤纷的辞采和狂放悲亢的风格，在“诗三百篇”之外，又开出了一片全新的艺术天地。它直接孕育和推动了“一代文学”汉赋的诞生、发展，并对魏晋、六朝、唐代诗歌的繁荣产生极大的影响。不仅如此，无论是“建安之杰”曹植，还是六朝文学集大成者庾信，或是唐诗中拔耸而立的李白、杜甫，宋代的苏轼、陆游，以至近代的诗界巨擘龚自珍、黄遵宪，现代的诗歌“女神”郭沫若、闻一多，没有一个未受到过“楚辞”的滋养和屈宋的沾溉。

所以，无论从精神还是诗歌艺术发展看，“楚辞”和屈原，都带有笼罩历史的深远影响。不诵读“楚辞”，不了解屈原的精神和诗歌

创造，就不能完整理解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渊源和文化风貌。这是一份珍贵的遗产，我们应该在创造和开拓当代文化中，继承它、发展它。

这本“楚辞导读”正文，采用的是汲古阁刊本洪兴祖《楚辞补注》。所选篇目自屈原《离骚》至严忌《哀时命》，删略了王褒《九怀》、刘向《九叹》、王逸《九思》三篇，增附了贾谊《吊屈原赋》，排列次序按原本不变。作品文字大体按刊本原文收录，只在少数地方采用校勘所附异文，以使文义更加通畅易明。在作品“解题”和“注释”中，不少地方融入了我个人研究“楚辞”的心得，作了一些新的解说；而更多地方则采用了王逸、洪兴祖以及现代楚辞学者的研究成果。为简明起见，恕不一一指明出处。“导读”部分文字，则力求从思想内涵和艺术表现特色诸方面，作出简明扼要的分析或概括，有时也顺带涉及自己诵读中的感受和兴会。我不希望将“导读”写成太过浅显的层次分析，或索然无味的刻板介绍；而希望它们成为蕴含笔者感情、体会，并能给读者以某种启迪的随感文字。因而在写法上也不拘一格，不平均使用力量。倘若这一尝试能给读者多少有些帮助，我就感到非常宽慰了。倘若不太成功，敬请读者给予批评和匡正。“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对于含蕴丰富而又疑义迭出的“楚辞”，我们正可以在共同的欣赏和论析中，不断纠正可能的误解，徜徉在它的奇妙境界和思致中，以加深领略古贤的伟大志趣和情怀。

目 录

自 序	1
屈 原	1
离 骚	2
九 歌	21
东皇太一 / 22 云中君 / 23 湘君 / 24 湘夫人 / 27	
大司命 / 30 少司命 / 32 东君 / 34 河伯 / 36	
山鬼 / 38 国殇 / 41 礼魂 / 43	
天 问	44
九 章	65
惜诵 / 65 涉江 / 71 哀郢 / 75 抽思 / 80 怀沙 / 85	
思美人 / 89 惜往日 / 94 桔颂 / 98 悲回风 101	
远 游	106
卜 居	117
渔 父	121
宋 玉	125
九 辩	125
招 魂	141
景 差	158
大 招	15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无名氏 170

惜誓 170

[附]

贾 谊 176

吊屈原赋 176

淮南小山 181

招隐士 181

东方朔 185

七 谏 185

初放 / 185 沈江 / 187 怨世 / 191 怨思 / 195

自悲 / 196 哀命 / 199 谬谏 / 201

严 忌 208

哀时命 208

..... 同 天

..... 章 式

..... 新 世

..... 人 美 思

..... 物 派

..... 思 十

..... 父 道

..... 正 宋

..... 籍 式

..... 典 派

..... 著 著

..... 排 大

屈原

屈原（约前342~282）名平，字原。中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诗经》之后新诗体“楚辞”的创立者。战国楚人，原籍秭归（今属湖北），生于楚郢（今湖北江陵）。二十余岁即以“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得到楚怀王重用，任为“左徒”，参与改革朝政、草拟宪令、应对诸侯等一系列重大政治、外交事务。因力主变法、联齐抗秦，触犯朝中权贵，遭上官大夫进谗而被楚怀王疏黜，降为三闾大夫。在此期间，除悉心从事对贵族子弟的教育工作、热忱为朝廷培植贤才外，还曾于楚连遭汉中、蓝田战役惨败的危亡之秋，受命出使齐国，为重建楚齐联盟、解除强秦入侵之危，作出了重要贡献。怀王三十年（前299），秦昭王于攻城掠地之际故作姿态，约请怀王入秦武关“好会”，实欲挟持怀王签订割地和约。屈原拼死谏阻怀王赴会，与王子子兰等朝中权贵发生激烈冲突，终于触怒怀王，被放逐汉北。怀王入秦被拘，三年后客死于秦。屈原愤怒指斥子兰（当时已任继立的顷襄王国相）的误国行径，子兰恼羞成怒，因借手上官大夫再次诽谤屈原。顷襄王大怒，又将屈原从汉北迁逐到更加僻远的沅湘、汨罗一带。在长达十多年的放逐生涯中，屈原坚毅不屈，写下了《天问》、《离骚》、《九歌》、《九章》等一系列诗作，抨击贵族党人迫害贤良的罪行，揭露“腥臊并御”、黑白颠倒的腐朽朝政，表达了“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爱国情志。楚顷襄王十六七年（前283~前282），当秦国

摧垮楚之盟邦齐国，楚又面临灭国之危，而楚顷襄王君臣依然醉生梦死之际，屈原痛惜于理想之破灭，决心以结束生命来表达他对腐朽王朝的抗议和与祖国生死与共的情愫。终于在农历五月初五，怀抱沙石，自沉于放逐之地的汨罗江中，享年仅六十岁。

离 骚

题解 《离骚》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浪漫主义抒情长诗，约作于屈原放逐江南汨罗期间，时当楚顷襄王八九年间（前291～前290）。《离骚》的题义，“离”为离别，“骚”为忧愤。当是诗人于再次被放逐，在报国无门、痛苦无诉之际，写下的一首回顾平生奋斗历程的自传性诗作；一首倾诉着少年的憧憬，青年的参与艰难改革和壮盛之年即遭迫害、放逐的抒愤之作。《离骚》的情感内涵极为丰富：包容了充满希冀的理想追求及其破灭，遭受冤屈和不能容忍暗君、谗臣误国的怨愤，终于只能埋葬“美政”理想的绝望和绝望也摧折不了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孤傲与自信，以及对故国故土万死不变的眷恋深情。多种情感的交织，造出了一种既呜咽悲怆、激烈奔放，同时又坦然从容的浑茫气象。《离骚》以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为主线，以花草禽鸟的比兴和瑰奇迷幻的“求女”神境作象征，借助于自传性回忆中的情感激荡和复沓纷至、倏生倏灭的幻境交替展开全诗。《离骚》“出入古今，翱翔云雾，恍惚杳茫，变化无端”（明人赵南星《离骚经订注》），是被刘勰称之为“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文心雕龙·辨骚》）的“奇文”，在中国古代诗歌的抒情艺术上，作出了巨大的开拓和创造，“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指《诗经》）以上”（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①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②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③名余曰正则

兮，字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④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⑤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与吾与。^⑥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⑦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⑧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⑨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⑩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⑪

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⑫杂申椒与菌桂兮，岂惟纫夫蕙茝？彼尧舜之耿介兮，^⑬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⑭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⑮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⑯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齎怒。^⑰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⑱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⑲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⑳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㉑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㉒羌内恕己以量人兮，^㉓各兴心而嫉妒。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顼颔亦何伤？^㉔攀木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㉕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緜緜。^㉖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㉗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㉘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謇朝諝而夕替。^㉙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茝。^㉚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

悔！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①固时俗之工巧兮，偃规矩而改错。^②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③忼郁邑余侘傺兮，^④吾独穷困乎此时也。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⑤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⑥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将反。^⑦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⑧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⑨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⑩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⑪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⑫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⑬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⑭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⑮

【注释】

①高阳：古帝颛顼（zhuān xū）的称号。苗裔：后代。朕：我，秦以前是贵贱都通用的第一人称代词，秦以后则成为封建帝王自称的专用词。皇考：一说指死去的父亲，一说指远祖。伯庸：屈原父亲的字（或远祖名）。

②摄提：岁星（木星）。贞：正。孟陬：正月。庚寅：古人以干支纪日，此指庚寅那一日。降：出生。此句自述于岁星正当正月晨出东方的那一年（亦即古代岁星纪年中的“摄提格”之岁），在正月庚寅这一天降生。笔者考证，屈原约生于公元前342年夏历12月（即周历前341年正月）初二日。

③皇：皇考简称。览揆：观察估量。初度：初生时的天象，即上文所述岁星运行所至宿度。肇：始。锡：赐。古人以岁星居黄道星纪宫、与太阳于正月晨出东方，为岁星纪年“十二岁一终”之开始；认为在这样的年月降生，是“得天地之正中”的好兆头。

④正则、灵均：“皇考”给诗人所取的名和字。屈原名平，字原。或以为此一正则、灵均当为屈原之小名、小字；或以为乃诗人隐去自己的真名，在作品中另取的名、字：“正则”隐含“平”义，“灵均”隐含“原”义。内美：内在的美好天赋。重（chóng）：又，加。修能：美好的仪态，比喻后天的修养。

⑤扈：楚方言，披戴之意。江离：香草，又名薜荔。辟：同“僻”，僻远之处。芷：香草名。纫：联缀。佩：佩饰。

⑥汨（yù）：疾行貌。不吾与：（岁月）不等待我。

⑦搴（qiān）：拔取。阯（pí）：土山，楚方言称大阜（土山）为“阯”。宿莽：经冬不枯死的草。楚方言称草为“莽”。

⑧忽：迅速。淹：停留。代序：时序交替。

⑨惟：思。美人：美男子，此喻楚王。

⑩抚壮：把持住壮盛之年。弃秽：除去、抛弃污秽之行。度：句之本意指举止行度，喻指朝政法度。

⑪骥骥：骏马，喻贤臣。来：呼唤语。道：引导。先路：在前面带路。

⑫三后：指楚之三位圣明先君熊绎、若敖和蚡冒。纯粹：精美无瑕。众芳：众多香草，喻众多贤臣。

⑬彼：指上文所称“三后”。耿介：光明正大。此句称颂楚之先君像尧舜一样光明正大。

⑭桀纣：指夏桀商纣，历史上的亡国之君，此借喻今之楚王。猖披（“披”的假借字）：穿衣不系带的样子，引申为放肆而不检束。捷径：大道旁出的斜径。窘步：行步窘困。

⑮党人：此指结党营私的朝中权贵。悼：畏惧。皇舆：君王所乘之车。败绩：车乘倾覆。整句喻指国家遭遇灾祸。

⑯踵：脚跟。武：足迹。

⑰荃：香草，喻指君王。𩇑(jì)：炊铺疾也。𩇑怒：形容像热锅炒莱一样突然暴怒。

⑱蹇蹇(jiǎn)：忠贞直言貌。舍：舍弃。此句指忍耐了多时，还是不能舍弃忠言而不谏。

⑲正：评断是非、曲直。灵修：此指楚怀王。“黄昏”句：古代娶妻，黄昏时由新郎驾车到新娘家迎娶。羌：楚地方言，发语助词。中道改路：在途中改变道路，抛弃待娶的新娘而改娶他人。此句以婚娶喻君臣，慨叹楚怀王听信谗言，对贤臣信用不终。

⑳滋兰：栽植兰草。畹(wǎn)：三十亩，或曰十二亩。“九畹”、“百亩”：均形容栽植香草(喻培育贤才)之多，而非实指。树：种。畦(qí)：田垄，或曰五十亩为畦。

㉑峻茂：高大、茂盛。俟：同“俟”，等待。时：成熟之时。刈(yì)：收割。萎绝：枯萎而死。芰秽：腐败变质。兰蕙(喻所培育贤才)等即使遭风霜而枯萎，仍不失其芳草之性，故不必悲伤；但它们倘若荒芜、腐败而变质(如后文所说的“变而不芳”、“化而为茅”)，那就太令培育者伤心了。

㉒众：指朝中贵族党人。凭：满，楚地方言。厌：饱足。此句指斥贵族党人贪婪无底，已经饱满犹不知足地追逐利禄。

㉓恕己：宽恕自己贪得无厌之心。量人：以小人之心估量他人。

㉔苟：诚然、只要。信姱(kuā)：真诚美好。练要：精诚专一。颇颔(kǎn hàn)：饥饿而面容黄瘦。

㉕擘：同“揽”。木根：木兰之根。贯：串连。薜(bì)荔：蔓生香草。蕊：花心，此指花。

㉖矫：举。菌桂、胡绳：均为香草名。索：搓成绳索。緼緼(xǐ)：